

# 关于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再思考

□ 徐林祥

**摘要:**“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填补了语文课程标准中课程内容的空白,推动了语文教材呈现方式的转变,促进了语文教学方式的变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习任务群”缺少必要的定义和特点阐释,设置的“语文学习任务群”名称不统一、相互交叉重合、淡化写作、任务缺失。

**关键词:**语文学习任务群;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语文学习任务群”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一大创造。《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沿用了这个概念。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概念以来,“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便成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热议的话题。

## 一、“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

### (一)从课程标准的文本来看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填补了语文课程标准中课程内容的空白。

自进入21世纪实施新课程以来,教育部先后于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年颁布了普通高中各科课程标准(实验),除语文外,其余各科课程标准均包括“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实施建议”四个部分,唯独语文课程标准只有“前言”“课程目标”“实施建议”三个部分,没有反映学科知识体系的课程“内容标准”。

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订的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除语文外的其余各科“内容标准”改为“课程内容”(英语、日语、俄语三科改为“分级标准”);语文课程标准将原“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及其“一、总目标”“二、阶段目标”的标题替换为“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与内容”及其“一、总体目标与内容”“二、学段目标与内容”。但对比《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第二部分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第二部分,除了个别字句的修改外,并没有另外增加课程内容。

笔者曾撰文指出:语文课程内容的确定(规定教学什么)直接关系到语文教材的编写和语文教学的实践(实际教学什么)。反映学科知识体系的课程内容标准

在语文课程标准中的缺失,表明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仍有待完善。语文课程内容的建构,仍是有待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sup>[1]</sup>

2017年,教育部颁布了修订的普通高中各科课程标准。此次颁布的普通高中20门课程标准2017年版,均由六个部分组成:一、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二、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三、课程结构;四、课程内容;五、学业质量;六、实施建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首次出现了“课程内容”。但与其他学科的“课程内容”表述方式不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课程内容”表述为:(一)学习任务群,(二)学习要求;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概念。该课标规定:必修课程有7个学习任务群;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各有9个学习任务群。除去三类课程中名称相同的学习任务群,共设置了18个学习任务群。<sup>[2]10</sup>

2020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各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版。其中《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关于课程内容的表述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及学分的安排,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相同。

2022年,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2022年版。此次颁布的义务教育16门课程标准2022年版,均由六个部分组成:一、课程性质;二、课程理念;三、课程目标;四、课程内容;五、学业质量(《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表述为“劳动素养要求”);六、课程实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同样新增了“课程内容”栏目。但与其他学科的“课程内容”表述方式不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沿用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

的“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概念,规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共安排了6个学习任务群。<sup>[3]19-20</sup>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填补了长期以来语文课程标准中课程内容的空白,应该说是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的一大进步。虽然“语文学习任务群”是否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语文课程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从学习任务群的教材编写与教学实施来看

1.“学习任务群”推动了语文教材呈现方式的转变

我国语文教材的编制,经历了从古代的文选型教材到现代的单元型教材的转变。

中国古代语文教材,除主要用于识字写字的蒙学教材和取用成书的经学教材之外,最为重要的便是专门编制的文选教材。南朝萧统《昭明文选》以诗文汇编的形式,开我国文选型教材之先河,一直为后世所仿效。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文章选本问世,并出现了诸如宋代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代吴楚材和吴调侯《古文观止》、姚鼐《古文辞类纂》等优秀文选本。进入近现代以来,语文教材虽有所改进,但其结构仍有相当多的是以文选形式编制的。如:林纾编《中学国文读本》、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均为文选型教材。

我国语文教材的单元化,是与语文教学的科学化进程同步的。1906年刘师培编《中国文学教科书》,1914年谢无量编《新制国文教本》,或按知识排列,或以体制分类,已表现出突破单一文选体制的倾向。自20世纪30年代起,语文教材以单元组织选文日益发展,单元组合形式渐趋多样化。1935年,夏丏尊、叶绍钧合编《国文百八课》,以文章学的理论统摄全书,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的文话为中心编组单元,单元之间前后关联,左右照应,这就形成了融教学目标、知识、范文和作业为一体的综合型单元。以《国文百八课》为代表的单元型语文教材使语文教材由文章选编变为单元组合,以单元知识引路,以课文为范例,通过练习让学生把学到的语文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这种编写方法和教学思路,对建国后语文教材编写与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4]175-179</sup>

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组成。”<sup>[5]</sup>《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规定:“必修和选修课程均按模块组织学习内容,每个模块36学时,2学分。”<sup>[6]</sup>这些规定为语文教材突破单元的束

缚,编制与模块吻合的教材提供了契机。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不仅以“模块”取代了原先的“册”,而且与“模块”配套,以“专题”取代了原先的“单元”、以“板块”取代了原先的“课”。<sup>[7]</sup>2017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不再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组成”。随着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配套的《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以下简称“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问世,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模块-专题-板块”式教材,似乎也成了语文教材发展史上一现之昙花。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催生了语文教材的变革。《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教材编写建议”中要求,“教材编写要以培养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纲,以语文实践活动为主线,落实18个学习任务群的要求。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教材要落实各自的专属任务群,还要落实贯串于高中语文学习始终的共同任务群。”<sup>[2]50</sup>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与以往教材都是以册为教材的基本单位,每册也都是由若干单元构成的。不同之处是:以往教材是以文体或语体或主题组建单元,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是以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双线组织单元;并且,以往教材单元下设的课是一篇篇相对独立的课文,教师通常只针对单篇课文组织教学,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单元下设的课是完成学习任务的文本,或整本书阅读,或学习活动,学生须凭借整个单元提供的材料完成一系列的学习任务。

以学习任务群承载语文课程内容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学习任务群的出现再次打开了突破以往语文教材单元编制模式的缺口,或许会引发继“文选”“单元”之后,采用“任务群”的方式编制语文教材的新模式,推进我国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

2.“学习任务群”促进了语文教学方式的变革

随着语文课程标准以学习任务群充当语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以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教材的呈现方式,必然带来语文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师由单篇文本教学转变为单元群文教学,学生由被动接受学习转变为主动完成学习任务。“语文学习任务群引领语文教学改革,以学习任务统领课堂教学活动,再造课堂教学流程,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建立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语文课堂。”<sup>[8]</sup>从理论上讲,语文学习任务群将有助于促进



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有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自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出版发行以来,一线老师与相关专家已就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语文教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截止2023年3月31日,在“中国知网”以“学习任务群”为关键词检索,已有2600多篇相关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探讨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的文章。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赘述了。

## 二、“语文学习任务群”的“非”

### (一)从课程标准的文本来看

#### 1.“学习任务群”缺少必要的阐释

##### (1)没有定义

“学习任务群”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出现均高达63次。“学习任务群”作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课程标准中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学习任务群”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出现34次,同样没有的定义。

“语文学习任务群”究竟是什么?课程标准仅在“课程结构”部分作了如下描述:“‘语文学习任务群’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sup>[9]</sup><sup>8</sup>

程翔老师指出:“‘学习任务群’在课标中明明归在‘学习内容’之下,为何不放在‘课程内容’中加以解说,而是放在‘课程结构’中解说呢?‘以任务为导向’,似乎在说学习目标;‘载体’显然不是‘课程内容’本身,而是指组织形式或呈现方式;‘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说的是语文教与学的方式或方法;‘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还是在说学习目标(或学习目的)。显然,这段话不是针对课程内容的。”<sup>[10]</sup>

课程标准对“学习任务群”语焉不详,专家们对“学习任务群”的解读也各不相同。陆志平先生指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18个语文学习任务群构成内容标准”。<sup>[11]</sup>王忠亚等老师认为:“‘学习任务群’有别于以往学习中单篇文章的单一知识点和单一任务的编排模式。”<sup>[12]</sup>温儒敏教授说:“‘学习任务群’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一个新术语,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理念,也是贯彻到新教材的最重要的理念。”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学习任务群’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但它还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还是要教听说

读写,以前我们熟悉的教学经验经过调整和改革,也还派得上用场。”<sup>[13]</sup>王宁教授在几篇文章中分别做了如下解读:“这次课程标准修订,提出了一个‘学习任务群’的组织课程的综合方法。”<sup>[14]</sup>“新课程标准概括了很多老师教改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学习任务群’的教学模式。”<sup>[15]</sup>“学习任务群就是一种课堂教学,不过是转变了一下内在的主体,把以教为主变成了以学为主。”<sup>[16]</sup>

笔者曾试图综合上述观点,做出这样的界定:“语文学习任务群是适应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需要的承载语文课程内容、建构语文教材单元、创新语文教学模式的若干语文学习任务组成的集合体。也可以说,语文学习任务群既是语文课程的内容载体,又是语文教材的呈现方式,同时还是语文教学的模式方法。”<sup>[17]</sup>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颁布后,一些专家对“学习任务群”的解释做了补充说明。陆志平先生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学习任务群重组课程内容、重构教学单元、重建语文课堂,构建了新的中小学语文课程内容体系。”<sup>[8]</sup>同时,又有一些专家提出若干新的解释,有“课程内容组织形态”说<sup>[18]</sup>,有“语文实践活动”说<sup>[19]</sup>,有“学习领域”说<sup>[20]</sup>。

总之,“语文学习任务群”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尚无权威的为语文教育工作者都能接受的定义。

##### (2)概念模糊

“任务群”本身是由“任务”和“群”这两个所指范围可大可小、所指数量可多可少的词组成的模糊概念。如郑桂华教授所说:完成一项简单的学习活动,如背诵李白的《静夜思》,应算一项学习任务;而完成一系列复杂学习活动,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也可以叫“一项任务”。一个学习任务可以用数分钟完成,也可以用几节课、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生活中,三五可称群,成千上万也是一群。在语文学习中,“走进《故乡》人物的精神世界”可看作“一个”学习任务群,“走进鲁迅小说中儿童人物的精神世界”“走进鲁迅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这些也都可以分别看作“一个”学习任务群。“任务”和“群”这两个边界不确定的词组合在一起,所指便更加宽泛。“任务群”单位概念界定不清,教学设计和实施时自然会无从下手。<sup>[21]</sup>

##### (3)特点不明确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在教学建议中要求“充分理解学习任务群的特点”“教师可根据学

习任务群的特点、学生的学习程度,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教学风格,有规则、创造性地实施教学。”<sup>[9]42</sup>在评价建议中要求“全面把握学习任务群的特点”“语文课程评价要把握学习任务群的特点,综合统筹评价过程。”<sup>[9]45</sup>但“学习任务群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课程标准都没有解释。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虽然指出“语文学习任务群由相互关联的系列学习任务组成,共同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具有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sup>[3]19</sup>,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分别是指什么,该课程标准也没有任何解释。

再看学界对学习任务群特点的概括。陆志平先生将“语文核心素养为纲的大单元设计”“真实语文生活情境中的深度学习”“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中心的教学过程”列为“语文学习任务群的特点”。<sup>[11]</sup>孔凡成教授将学习任务群的特点概括为综合性、情境性、结构化、实践性四个方面。<sup>[22]</sup>耿红卫等语文教育研究者认为“语文课程学习任务群具有层次性、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时代性等特点。”<sup>[23]</sup>

由于课程标准中学习任务群的特点不明确、无阐释,学界对学习任务群特点的概括和解读众说纷纭,课程标准中有关教师根据学习任务群的特点实施教学的建议、语文课程评价要把握学习任务群的特点的建议,势必无法落到实处。

## 2.“学习任务群”设置不合理

### (1)名称不统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在“设计依据”中说“学习任务所涉及的语言学习素材与运用范例、语文实践的话题与情境、语体与文体等,覆盖历来语文课程所包含的古今‘实用类’‘文学类’‘论述类’等基本语篇类型。”<sup>[9]8</sup>试问:必修任务群中“实用性阅读与交流”“文学阅读与写作”分别与“实用类”“文学类”语篇类型呼应,为什么与“论述类”语篇类型呼应的“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不用“论述类阅读与表达”的名称?“论述类”文本固然需要思辨,难道“实用类”“文学类”文本就不需要思辨?

高中必修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写作”“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中“写作”“表达”“交流”,其实都是表达交流的意思,三者用语为什么不一致?课程标准没有说明。

高中选择性必修任务群“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外国作家作品研习”“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与选修任务群“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跨文化专题研讨”“学术论著专题研讨”中的“研习”与“研讨”究竟有哪些区别?课程标准也没有说明。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同样存在“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未与“论述类”语篇类型呼应,“实用性阅读与交流”“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交流”“创意表达”“表达”三者用语不一致等问题。

### (2)相互交叉重合

按理说课程标准设置的学习任务群应该是既相对独立(即每个任务群内部应该有一个科学的逻辑架构),又相互并列(即任务群之间不是交叉包含、重叠杂糅)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在“设计依据”中也说“不同学习任务群具体的学习内容有所区别,体现不同的学习要求”。<sup>[9]9</sup>

遗憾的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所列的18个学习任务群,“群”与“群”之间重复交叉,设置的随意性大,逻辑关系不清晰。设置这18个学习任务群有何学理依据?语文学习任务群为什么是18个,不是17、16或19、20个?课程标准均没有做出解释。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当代文化参与”“外国作家作品研习”是从学习的内容来设计的。其中:“中华传统文化”“中国革命传统”有交叉重合;“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当代文化”“外国作家作品”也有交叉重合。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是从学习的形式来设计的。整本书、跨媒介的形式与上述从学习内容设置的任务群有交叉重合。“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与“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学术论著专题研讨”也有交叉重合。“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与“跨文化专题研讨”“当代文化参与”等同样有交叉重合。

“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是从语文学习活动的角度设计的,可以说,其余17个任务群都应当有“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活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分基础型、



发展型、拓展型设置的六个学习任务群,看似少而精、逻辑关系清晰,但任务交叉重合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 (3)淡化写作

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课程内容的载体,课程标准设置的学习任务群应该覆盖语文课程内容的全部,即所有语文学习任务群承载的语文课程内容相加与语文课程内容的延拓相等。写作知识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写作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设置的学习任务群,多以阅读为中心,写作只是阅读的附庸。

### (4)任务缺失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课程内容”关于语文学习任务群的规定,只有“学习目标与内容”和“教学提示”,竟然没有学习任务。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课程内容”关于语文学习任务群的规定,同样只有学习目标的提示与“学习内容”“教学提示”,也没有学习任务。

承载课程内容的学习任务群,只有学习目标与内容的原则规定和宽泛的教学提示,却没有可以承载课程内容的学习任务,缺失“任务”的“任务群”,不仅使得“语文学习任务群”名不符实,而且直接导致语文课程内容被架空而变得不确定且无法实施。

## (二)从学习任务群的教材编写与教学实施来看

### 1.“学习任务群”教材难以编写

#### (1)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与课程标准规定不吻合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规定,普通高中语文必修课程由7个学习任务群组成,共8学分。与课程标准规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及学分相比,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增加了一个“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单元0.5学分,减少了一个“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学习任务群单元0.5学分。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规定,普通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课程由9个学习任务群组成,共6学分。与课程标准规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及学分相比,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增加了一个“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单元0.5学分,同样减少了一个“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学习任务群单元0.5

学分。

如上文所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任务群多是从语文学习内容的角度来设置的,而“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则是从语文学习活动的角度设置的。也许正是因为课程标准设置的学习任务群存在交叉重合的缺陷,导致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专门的“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学习任务群单元难以编制,最终教材编者不得不偏离课程标准的要求,将“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替换为其他学习任务群。

此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规定“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在选择性必修和选修阶段不设学分,穿插在其他学习任务群中”<sup>[9]10</sup>,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里也未见。

### (2)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编写将面临极大挑战

现行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是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配套的,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配套的教材尚未问世。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分三个层面设置学习任务群,其中第一层设‘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1个基础型学习任务群,第二层设‘实用性阅读与交流’‘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思辨性阅读与表达’3个发展型学习任务群,第三层设‘整本书阅读’‘跨学科学习’2个拓展型学习任务群。”<sup>[3]20</sup>课程标准规定的基础型、发展型、拓展型三个层次六个学习任务群,1-9年级每个年级分别安排多少任务群?各安排哪几个任务群?同一任务群在不同年级的教学有怎样的共同要求和不同要求?课程标准均没有明确规定,这对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编制将是一大挑战。

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内容究竟有哪些?可以承载这些课程内容的最佳学习任务群又有哪些?这些学习任务群在基础教育各学段、各年级如何合理分布?课程标准中学习任务群的设置与教材中学习任务群的呈现如何对接吻合?学习任务群的设置与呈现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引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讨。

### 2.“学习任务群”教学存在困惑

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语文学习任务群”,至今已经5年多了,但许多一线教师对实施学习任务群的教学,仍存在种种困惑。以往教材

中的一课通常为两篇乃至四篇课文。有的说学习任务群教学就是摒弃单篇教学,搞群文教学;也有的说学习任务群教学就是任务驱动教学;还有的说学习任务群教学就是大单元教学、大概念教学、大项目教学、大情境教学: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正如温儒敏教授所指出:“从高中统编教材使用的情况来看,还很难说‘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已经成功落地”。<sup>[24]</sup>

中国语文独立设科120年,前110多年没有语文学习任务群,我们的前辈们也在教语文、学语文、用语文。语文学习任务群至少不是唯一的语文课程的内容载体、语文教材的呈现方式和语文教学的模式方法。语文学习任务群是不是最佳的课程内容载体、教材呈现方式和教学模式方法,还有待实践检验。

#### 参考文献:

[1]徐林祥.关于语文课程性质与内容的两个问题——兼谈2011年版课程标准的不足[J].语文建设,2013(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出版社,2022.

[4]徐林祥.语文教育回望与前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1.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7]徐林祥.从“文选”到“单元”,再到“专题”——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编制的新探索[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8(9).

[8]陆志平.语文学习任务群的价值[J].语文学习,2022(5).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社,2020.

[10]程翔.对“学习任务群”的几点思考[J].语文建设,2021(6).

[11]陆志平.语文学习任务群的特点[J].语文学习,2018(3).

[12]王忠亚,等.基于学习任务群的语文专题学习设计思路[J].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18(7-8).

[13]温儒敏.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特色与使用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19(10).

[14]《基础教育课程》编辑部.走进新时代的语文课程改革——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负责人王宁[J].基础教育课程,2018(1).

[15]王宁.新语文课标是语文老师实践经验的总结[J].中学语文教学,2018(7).

[16]《语文建设》编辑部.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访谈[J].语文建设,2019(1).

[17]徐林祥.关于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思考[J].学语文,2020(3).

[18]申宣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背影、内容与实施[J].全球教育展望,2022(6).

[19]吴忠豪.语文学习任务群面面观[J].教育研究与评论,2022(11).

[20]王荣生.“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含义[J].中国教育刊,2022(11).

[21]郑桂华.义务教育语文学习任务群的价值、结构与实施[J].课程·教材·教法,2022(8).

[22]孔凡成.语文学习任务群特点初探[J].语文建设,2019(2).

[23]耿红卫,等.以学习任务群统整语文课程内容:解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新变化[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24]温儒敏.遵循课标精神,尊重教学实际,用好统编教材[J].语文学习,2022(5).

(作者:徐林祥,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夏家顺;校对:胡承佼]